

# 爷爷留给我三句话

李冠明

爷爷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。爷爷去世时，我才10岁，不大懂事，记忆的事情也不太多。爷爷常常给我说的三句话，也许说的遍数多了，我始终记忆犹新：“早起一时，松缓一天”、“男长十二夺父志”、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。这三句话虽然很普通，但却犹如灯塔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，激励着我的大半生。

爷爷是在1976年夏天去麦场背柴时倒下了，从此就再也没有起来。寒来暑往几十年过去了，时至今日，爷爷的音容笑貌仍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，我也时常想起爷爷叮嘱我的这三句话。

早晨我起床，他像先生教书一样，说“早起一时，松缓一天”。当我偷懒，不愿意起床时，他会不停地这句话，直至我起来。我问他这句话的含义，他解释，起得早，干的早，剩下的事就少，就轻省

了。他常常把轻松说成轻省。由于我起的早，到学校早，作业自然完成得早、完成得好，很快被选为班长。慢慢地，开始领同学读“a、o、e”。后来老师又把打铃的任务交给我，给我的课桌上蹲个小闹钟，每当闹钟里面大红公鸡不住向我点头时，我就感到非常神气！每天清晨，爷爷都起来的很早。在生产队上工前，就抽空向后院拉土、转粪。妈妈和婶婶每天早晨起床要先扫地，起来迟时，爷爷就故意在院子咳嗽几声；爸爸和叔叔起来迟时，爷爷就不断地发出“哼哼”的声音。大家都明白，这是无声的提醒和批评。从小跟着爷爷，我也养成了早起的良好习惯。我工作三十多年，始终保持着早起早到的习惯，不论走到哪个单位，其他优点不敢说，勤快是大家公认的。

记得我8岁那年，爷爷常常对我讲

“男长十二夺父志”，并反复教我，要学会做啥，也就是干活。刚开始劳动，我先学端碗。爷爷吃饭，总蹲在大门外，冬天和邻居们蹲在我家门口的碾子上，边晒太阳边吃；夏天，围在我家门前的老槐树下，边乘凉边吃。吃完饭，大家会把碗放在一边漏闲传。爷爷吃完饭，我就跑出去端碗。开始端空碗，后来我大一点，就给爷爷端饭。爷爷下工后，在大门外聊天，饭熟了，我就端出去。常常还会听些赞许的话。年龄小，端碗的活也干不好。有一次，饭烧，把手指烫个泡；又一次，刚下过雨，路滑，把饭直接倒在地上……在学校，我很快学会了扫地、擦桌子。劳动锻炼了我的意志，也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德。

有一次，吃罢午饭，我又去给爷爷端碗。爷爷边笑边对我说“人之初，……”，然后对着邻居我六爷问，后

面是啥？六爷不屑一顾地说，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紧接着说，“给个娃娃家说，能知道个啥！”我当时没听懂，也不在意。晚上回来，爷爷反复教我这六个字。第二天起床，他又问我那六个字记下没？我背了一遍，顿时他笑着点了点头。爷爷说的每句话，我都要问其含义。这句话，爷爷还没来得及给我讲解，就离开了人世。回忆爷爷说这句话，就是想让我做一个善良的人。从我记事起，他从未和别人吵过架，红过脸。从爷爷那辈算起，我们家已到了第五代，“善良”这个传家宝始终没有丢。

我读过不少书籍，也记过不少名言警句，但对我人生帮助最大就数爷爷的这三句，我把它概括起来就是“勤快、劳动和善良”。这三句话是爷爷一生体悟的总结，也是他做人的标准，让我受益终生。

## 种麦记

李斐

十月份的天气依然晴好，地里墒情也好，正是播种小麦的好时机。回家帮父母种麦的我，到了家才知乡亲们大部分已种完了麦。剩下还未种的人家已不多，刚好避开了人争机的忙碌时节。于是，我拉上种子化肥，叫上二伯家的本家哥，让他带着他种麦的旋播机，帮我去地里种麦。现代化机械的确快捷方便，不到一个中午，我家的小麦就种下了。

眼前的土地充满希望，我不由想起小时候种麦的场景。那时种麦，是从小麦割完就开始筹备的。小麦割完，父母便会根据自家和乡邻的产量，选种和留种，用自家的麦子换乡邻亩产高的麦子做种子。

种子选好留好，下一步就是犁地。那时犁地多是牛马驴骡等牲口犁，拖拉机还很少。犁完地，打胡基成了我们小孩暑假的主事了。打胡基就是把犁起的较大的土疙瘩，用锄头敲成一至两立方厘米的小土块，便于小麦播种。

到了秋分前后，就是家乡种麦时节了。天蒙蒙亮，父亲套上牛，将化肥麦种装上架子车，然后叫醒我们小孩下地种麦。种麦，先是撒化肥，每亩地两袋氮肥、一袋磷肥，一手提一襟兜化肥至胸前，另一只手从兜内抓一把化肥，脚下迈着一致的步伐，及时把化肥均匀撒在地里。走在松软的土地里，提着几十斤重的化肥，一个来回下来，把人累得够呛。

撒完化肥，开始撒种。撒种是父亲的拿手活。种子，在父亲那均匀的步伐行进中，被父亲一把把天女散花般撒落田野。种麦的地已被大犁犁过，十分松软，此时就得用小犁犁，没有牲口的人家只能人拉犁。一犁紧挨一犁犁，犁完，麦种和化肥也就随着犁起的泥土埋好了。犁完地紧跟着就是“耱地”，牲口卸掉犁，换上耱把，人双腿分开站在耱把上，吆着牲口来回拉着耱把把犁完的地耱平整，最后再根据各家的界石，犁开犁沟，种麦就算结束了。

那时种麦，效率比较低，一天种不了几亩地。多数农户要种三五天，哪像现在机械化播种，旋胡基、施化肥、播麦种都是一体化，只要把化肥和麦种送到地头，剩下的事都是旋播机来完成，七八亩地也要不了一晌就种完了。

现在的种麦，不仅仅是种麦，更是种一种记忆和情怀。



## 流动“理发店”

卢满愿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杨凌树木园的“流动理发店”已经成为树木园的一景，也成为许多人固定的“理发室”了。虽然我还没有在这里理过发，但是已经神往很久了，因为这里理发只需要花五元钱。

今日天气晴好，树木园理发的人也多，东南角的“武功镇理发”照例开张。今天三个凳子上都有人，旁边还有等候的。来理发者大多是中老年人。他们一个个正襟危坐，双眉紧锁，“极不情愿”地低着头。身后的女理发师，双目紧盯着男士头顶方寸之间，一手用梳子分开头发，一手握着电推子快速游走。“板寸”“毛寸”“一水清”“大青皮”都在她们手下诞生了。理完了用吹风机吹一下碎发，用手拍一拍肩颈处的衣服，一声“好了”，理发师或者掏出五块钱，或者扫码付款。

“武功镇理发”是一个大品牌。理发师里面也有杨凌本地人。固定的三五个理发师，年轻的约有30多岁，年龄大点儿的有五十岁上下。理发的人多了，她们各忙各的，招呼生意。理完头，收拾好工具，就开始清扫掉在地上的碎头发。

“武功镇理发”由于条件所限，只能干理或者喷水半干不湿的理，不能洗头。但是这里理发便宜，随到随理，基本不用排队。相比于动辄二三十块理一次发，五块钱确实不算啥。眯着眼，迎着风，听着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，十来分钟就理好了，你除了享受了“重新做人”之外，还节省了些时间。

享受“武功镇理发”的都是些中老年男性或者小男孩，偶尔也会有几个老太太。我分析了一下，除了女孩子羞脸大，不愿意在大庭广众抛头露面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那就是女性的头发除了剪长短之外，还要吹、拉、烫、染做造型，这些在“武功镇理发”这个简陋的摊位上是无法实现的。

我之所以迟迟没有享受“武功镇理发”的重要原因，是我从小比较怕痒，尤其是碎发灌到脖子里，钻到贴身衣服里的那种感觉让我难以忍受。小时候我在我村大队院子里理发，当时用的是手工推子，时不时还夹头发。冰凉凉的推子面贴着头皮，偶尔拔头发式的疼和碎发引起的痒，让我从小对理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。实在太疼了，我就会冷不丁晃一下头，结果头皮上就被刺出一首血口子。理发师只好叫父亲把我的头摁住。于是等冰凉的推子再换头皮的时候，我就会发出刺耳的叫声，想要借机逃离理发室。

最近一次在露天享受干式理发还是两年前农历二月二的时候。我和母亲一起到小区广场去理发。人们无一例外都戴了口罩，自觉间隔一米开外。十来分钟下来，我的满头“蒿草”被清理的有棱有型，方方正正，清清爽爽。虽然没有办法冲洗，但是感觉头上一下子轻了许多。

下午上班的时候路过树木园东南角，听见有人问我理发不？我看看时间离上班不到十分钟了，只得说等下回吧。奔着五元钱的价格，我决定周末了来理个发！

## 重阳节里话敬老

管淑平

重阳节，又称为老人节，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。在这一天，人们怀着思念之情，回乡祭祖，孝敬长辈，登高望远，晒秋赏菊。据说，重阳节曾是源于上古时代人们的丰收祭祀，人们通过祭天、祭祖等方式，以谢天恩，以感先祖。《易经》中“重阳”一词，意为阳气最为旺盛之日，寓意着人们吉祥和幸福。

传承至今，重阳节如今也成为了人们孝老爱亲的节日。不仅在热闹的城市，就连在质朴的农村也同样受到重视。清晨，阳光洒满大地，一家老小聚集在一起，或是其乐融融地围坐一张桌前，品尝着美味早餐；或是走在林幽小径之间，一起登高远眺。山风温煦，阳光明媚，人们的脸上也洋溢着属于家的温暖，属于亲人给予的这份愉悦与幸福。

重阳节也是一次家庭团聚的机会。在外的子女不论有多忙，只要能抽身的，准会及时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和长辈。长辈们虽然年事已高，但他们的眼神中

透露出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家庭美好的期盼。其实，孝悌不能单单局限于重阳节，更应该在于实实在在的每一天。孝老爱亲，本身就是一种义务与责任。

而对于年轻人来说，重阳节更是一个表达敬意和孝心的机会。陪伴父母一起登高，一起品尝重阳糕，一起感受亲情的真挚。在父母眼中，也许，子女都已经长大成人，都各自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。但能在重阳节这一天，儿女回到父母身边，用心去倾听长辈们的教诲，彼此之间的距离也会变得更近，心灵的纽带更加牢固。

重阳节不仅是一个传统节日，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精神寄托。在这样的日子里，人们从繁忙的生活中抽离出来，重新审视自己与家人的关系，感受亲情的珍贵。重阳节的到来，又一次提醒着我们：不论身处何方，不论是安稳还是漂泊，我们都不能忘记家人的陪伴和爱的温暖。